



# 精准“陪跑” 助力创业者完成关键一跃

在复旦,每年有上千篇论文诞生,上千个项目结题,上千个灵感在实验室的深夜闪烁。从一篇论文到一家公司,从灵感到产品,这段路有多远?要经历多少次“进化”?

创新的起点往往来自一个瞬间,让实干家决定“出圈”。三位处于不同创业阶段的复旦人,讲述他们“出圈”创业故事。潘震是高分子科学系博士、瑞凝生物创始人——已完成C轮融资的校友企业家;王飞是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创新学院教授、隐功科技联合创始人——将无负极钠电技术推向产业的教授创业者;马伟杰是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在读博士,已在Nature发表独立一作的“天才少年”,在创业的起跑线怀揣着对AI未来的无限想象。

他们都是F-LAB“天才进化论”(Genius Evolution)的参加者。以自己的创业经历揭示科学家要经历多少次高光与至暗的“脱胎换骨”,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创业者,以及F-LAB如何精准“陪跑”,助力科学家与天才少年完成关键一跃。

## 那个“非创业不可”的瞬间

对于潘震来说,这个瞬间若干年前发生在大洋彼岸。

研究生期间在外国交流学习

时,国外导师有一个研究背景差不多的朋友,因在医疗领域的卓越贡献去白宫领奖。当时奥巴马给他颁奖时,他很自豪地说自己开发的产品用在了300万患者身上。

而中国每年有新增500万以上的肿瘤患者。宫颈癌放疗时的直肠损伤问题是临床医生最头疼的痛点之一。潘震想:水凝胶能不能做这件事?在肿瘤和直肠之间注射一层“隔离带”,放疗完还能自行降解,不用二次手术。于是这成为瑞凝生物的第一款产品。

转身这个决定意味着进入未知领域,最大的挑战是思维方式的转变,作为教授,王飞关注“亮点”——技术最前沿的突破在哪里?但作为创业者,必须考虑“短板”。

马伟杰研究的方向是裸眼3D。现在功能类似的就是VR头显,苹果公司和Meta的元宇宙产品的市场其实比较低迷。这就使他想进一步去探索。

## 创业路上的坐标

创业路上最艰难的时刻是什么?

潘震最艰难的时刻有一个是融资。做生物医药产品周期长、投入大,最紧张时账上不到20

万。第一款产品花了四年研发,临床又是四年,加起来就是八年光阴。

经历时会觉得是最艰难的时刻,但后面永远有更难的。一些小的场景让他印象深刻。刚创业时,大家周末聚在一起做动物实验,有一次麻醉一只兔子,那只兔子的“酒量”特别好,花了几个小时,注射了多次麻醉它还没倒下,大家快累倒了还得熬夜。这些在实验室里、在创业初期的琐碎瞬间,反而是回忆起来的温馨时刻,也是聚餐时最常聊起的话题。

回望创业经历,潘震认为要更加淡定从容地来看待创业。把创业的经历当成生活中很普通的一部分的时候,就会比较淡定。把事业做好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如果这份事业再能够去帮助更多患者,给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就更加有意义了。

## F-LAB的“定制化陪跑”

在硬科技创业的征途中,F-LAB并非替跑者,而是深度参与的“陪跑者”。F-LAB深谙硬科技成果转化之复杂逻辑,并致力于构建一个生态系统,精准识别并补齐科学家创业者的需求,通过定制化的支持与赋能,加速驶过创业的深水区,让科学家的探索之旅,变得不再孤单。

F-LAB给了潘震更多曝光和展示的机会,后续复旦科创直接投了C轮。创业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痛点,F-LAB在这块用心针对创业者,不论从投融资角度,还是从具体的企业经营管理、组织建设方面,整个设计是成体系的。

认为教授做创业有很多“短板”。而F-LAB的课程有包括法务、财务、公司架构、人事方面的培训,帮王飞有效地把知识给补齐,而且很快能用上。更重要的是,创业初期会有孤独感,在这里找到了同路人,彼此的行为都有可借鉴性。王飞和几个做能源的学员现在组成了一个小的“能源圈”,经常一起吃饭、聊项目。

马伟杰的科技有了一点突破时,了解到F-LAB会有小班化支持,还有精准的辅导,就参加了F-LAB天才少年科创营,相信对转化会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他希望F-LAB能帮助补上从学术到商业的这一课。

## “进化”在哪里

进化之后,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潘震用了三个词: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会发现创业中的自己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正向的过程。见天地——对万事万物怀有敬畏心。市场、人



我们寻找“天才少年”,欢迎

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申请加入

F-LAB 天才少年科创营

性、运气这些变量控制不了,只能敬畏。见众生——创业后能碰到形形色色的人,这让我更珍惜身边真正关心和支持的人。所以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体会是,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

王飞希望成为一个很懂市场、很懂未来发展需求的科学家,这样科学家的研究方向也会更加精准。而作为一个创业者,他希望仍然保持着一个科学家的情怀。把“科学家的情怀”和“企业家的务实”统一起来,这就是未来的定位。

创业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市场需要什么”。马伟杰希望成为一个“会问问题的人”,从市场的嘈杂声中,找到那个真正值得解决的问题。 通讯员 周惠仪

# 把个人发展“小齿轮”嵌入国家战略“大引擎”

包头是大国北疆的工业脊梁、“稀土之都”,机遇无限。复旦学子把个人发展的“小齿轮”嵌入国家战略的“大引擎”,以青春的视角与实践,为城市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 见证北疆的强劲脉搏

来自集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的两名博士研究生,今年1月均进入包头市东河区委员会社会工作部开展实习。

2024级博士生刁涵看到一座在时代浪潮中既坚守国之重器、又焕发转型活力的现代工业重镇,“作为一名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此行不仅颠覆了我对西部的认知,更在我心中勾勒出了一条专业理想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的清晰路径。”

2024级博士研究生黄锦鸿在包头期间,实习行程丰富而立体:既有基层政务的沉浸体验,也有重点产业的实地探访,还参与实务中的辅助工作。走访英思特稀磁、丰川电子、一机集团、包铝等行业龙头企业后,他对包头的机遇有了更清晰的认知:这里汇聚了国家战略、全链产业、西部刚需的多重优势。稀土永磁、电子铝箔、高压电容、军工电子等核心赛道,与微电子制造高度匹配;而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与军民融合龙头的集聚,更形成了“上下游就在上下楼”



部分“砺行计划”实践队成员合影

的产业生态。

同样的参访让刁涵惊喜“包头为青年人才所搭建的广阔舞台。”刁涵提到,市科技局介绍的“高校才企业用”政策“双轨并行”,为科研成果的转化落地提供了深厚土壤。

黄锦鸿说,扎根包头不是单向付出,而是双向成就:一方面,可以立足稀土高端材料赛道,攻关微电子核心器件;另一方面,打造智能工厂,让“包头绿色算力”服务全国。

## “第一次深入基层”

“在学校的生活比较便利,

在乡镇多有不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5级本科生殷子轩坦言。希望未来投身基层的他,这次主动挑起队长的担子,同时在石拐区五当召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挂职。

五当召镇下辖5个行政村,共有33个村小组。当地干部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近距离感受基层的治理智慧,让殷子轩受益匪浅,“切实感受到乡村振兴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看到村民们在基层干部的指导下开展多样化的农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他更加理解了党员的先锋带头

作用。

来自山东的2024级历史学系本科生官子杰对包头的印象原本停留在“北疆明珠”“稀土之都”的称号上。在包头市博物馆的征集保管部实习后,他才发现,没有任何话语能替代亲身体验,“来了才知道,包头的现代化发展一点也不差。”平时只能隔着玻璃观察的文物,如今可以亲手参与护理和保管。他仍记得处理一件鳄鱼标本时的场景,还有标本上残留的化学药剂的气味。

生于南方的2025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杨晟祯一直对祖国北疆心怀向往,更深层的驱动力则来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边防军人,常年驻守在祖国边疆。“从小听父亲讲边疆故事,对那里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在包头市政府办公室政务一科实习期间,杨晟祯主要协助处理社会治安相关事务。最初接触的是一系列陌生而严谨的工作流程:在各科室之间交接材料,在机要室投递文件、研读城市发展相关文件……通过阅读相关发展文件和参与政务工作,他看到这片土地的发展潜力与治理活力。“这里体感很冷,但人情味很浓。除了冷,我觉得所有地方都很好。”他在社交平台上这样写道。

## 扎根边疆的复旦博士

复旦与包头的故事,不止于

短暂的实习,更有长久的扎根。近五年,已有26名毕业生在内蒙古扎根、绽放。2021级化学系博士生候飞,便是把理想写在包头这片热土上的一位。

“离家近,专业对口,平台好,还能回家乡做点事。”谈起毕业后选择扎根包头,候飞这样说。他2021年考入复旦,毕业后回到家乡、服务家乡。他的人生轨迹,是一段从西部到南方、再回归西部的完整闭环。

“选择包头,源于一次特别的校园活动。”候飞回忆,当时,一场名为“英才兴蒙”的宣传活动在光华楼前草坪举行,来自家乡内蒙古的引才政策让他倍感亲切。作为在外求学十余年的内蒙人,回家建设家乡的念头在那一刻愈发强烈。包头作为“稀土之都”,近年来稀土产业发展迅猛,与候飞有机化学的专业背景颇有交叉,当地对人才引进的保障政策完善,最终让他下定决心回到家乡。他特别提及,学校在毕业季组织的各类就业引导和宣讲活动,让他能深入了解不同就业去向的政策,对自己的择业帮助很大。对于未来,他“希望能在稀土功能材料的有机合成应用方面,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

本报记者 章佩林  
实习记者 谢 蕴 葛近文